



遇到张阿松(上)

□黄俊生



文天祥与伯颜的谈判毫无悬念地不欢而散，面对不满足于割地赔款、一心只要南宋全部河山的蒙古人，文天祥丢掉幻想，“抗辞慷慨，上下颇惊动，北亦未敢遽轻吾国”，并且掷地有声地说：“吾南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非所惧也。”《指南录后序》因为谈判地点在元军驻扎的杭州城外皋亭山，历史就把这次谈判称作“皋亭抗论”。“皋亭抗论”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桩大事，文天祥抗元之论，以中华道统为底蕴，使中华文化精神在南宋灭亡之际，迸发出划破长空的耀眼光芒。

在元大营被扣留20天后，文天祥随南宋请降使臣北上元大都，当时，他已失去谈判资格，属于押解随行。船行至京口（镇江），文天祥与手下12人寻隙逃脱，经过两个月的逃亡，辗转真州（仪征）、高邮、扬州、海陵（泰州）、海安、如皋、通州（南通），从通州石港渡海南下，转温州、福州，再次高擎抗元复宋大旗。

这一路的行程，文天祥写了不少诗，在南通境内就写了20余首，他将这些诗编成诗集《指南录》。《指南录后序》是诗集的一篇序文，简略地叙述了出使元营、面斗敌酋、被扣押冒死逃脱、颠沛流离、万死南归的冒险经历，读完《指南录后序》，再读其诗，文天祥逃难之路和报国心路的轨迹，就跃然纸上。

文天祥冒死逃到海安时，已是明媚春

天，十里桃花，映红运盐河两岸。

文天祥无心观赏风景，他左躲右闪，穿行于刀光剑影里。当时，扬州还掌握在南宋淮东制置使李庭芝手中，李庭芝听信流言，怀疑文天祥为元说降，下令捕杀。

“维扬帅下逐客之令，不得已，变姓名，诡踪迹，草行露宿，日与北骑相出没于长淮之下。”（《指南录后序》）无奈之下，文天祥化名刘洙，在高邮买了条小船，乘船南下。一路上，既要防范李庭芝追杀，又要躲避元兵围捕，真是险象环生，步步惊心。

在海安，文天祥写过一首诗《发海陵》，这是他在今天的南通境内所写的第一首诗：

自海陵来向海安，分明如渡鬼门关。若将九折回车看，倦鸟何年可得还。

那时的海安，是海边一个大镇，往西到泰州，往南是如皋、通州，水路陆路交通便利，有居民数百家。文天祥《发海陵》就是夜宿海安时所写。文天祥一行住在海安哪里？迹不可寻，有人说是在石板街，有人说住在城隍庙。海安城隍庙东曾经有个“文文山先生题壁处”，壁上有文天祥题写的《发海陵》诗，猜想文天祥当是求宿于城隍庙。历朝历代文人雅士，都有在驿舍墙上题写诗句的习惯，当年李白在黄鹤楼，想在壁上题诗，抬头看到崔颢已有诗在前，读之，觉得不能胜过崔诗，遂长叹一声，写下“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掷笔

而去。宋江喝醉酒曾在浔阳楼题壁，“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结果惹来官司差点丢了小命。至于文天祥是不是也在逃难之夜于海安宿处壁上留诗，这无法考证，但海安文天祥题壁处作为一处重要文化遗迹，被海安百姓一直保留到晚清。

在海安住了一夜，文天祥一行乘船沿着古运盐河向南进入如皋境内。文天祥吩咐舟子将船由运盐河行到偏僻的窑子河虾子湾，这里离如皋不远，待探明情况并与县令朱省二联系上再定夺。日已近午，春光灿烂，河岸杨柳依依，田垄菜花金黄，河水拍打着船舷，轻轻冲刷河滩，发出轻微的“唰唰”声响，衬托出四周宁静安定，一行人暂时忘却环境的艰险，得以暂时放松。这时，岸上集市传来叫卖青虾的吆喝，文天祥收拾起等待城内消息的焦灼心情，让书童上岸买青虾，并赋诗《虾子湾》：

飘蓬一叶落天涯，湖濱青紗日未斜。

好事官人無勿當，呼童上岸買青虾。

这是文天祥途中较为轻松的一首诗，能够在艰险途中享受生活乐趣，可见一行人视死如生的英雄气概和诗人的情怀。

食罢青虾，文天祥解缆离开虾子湾，从虾子湾进入凤凰池再转进古运盐河，十来里的路程，傍晚就到达如皋。如皋原为县，但还没有城墙，街市和民居分跨运盐河两岸而建。文天祥的船靠岸停泊，着人打听县衙处所，居然打听到如皋已被元军占领，

如皋县令朱省二归顺元朝，正卖力地率兵沿河拦截、追捕他，文天祥惊出一身冷汗，赶紧挂帆连夜离开如皋。途中，文天祥写《过如皋》：

雄狐假虎之林皋，河水腥风接海涛。行客不知身世险，一窗春梦送轻舠。

这个朱省二，投诚元军后，捕捉文天祥特别卖力，不仅沿古运盐河严布防布，还在路上设柴堆，一发现文天祥踪迹，施放烽烟，一呼百应，彼此相连，像捕捉受惊的兔子一样，让文天祥无路可逃。诗中“河水腥风接海涛”一句，道出当时严峻恐怖的气氛。所好文天祥机灵，逃过一劫。离开如皋后，大家商量，不能再沿古运盐河走了，太危险了，于是，决定弃古运盐河而改走龙游河。文天祥一行在镇江脱险辗转逃难，迂回曲折地在南宋与元兵的围追堵截之间潜行，不敢雇用向导、不敢公然探路，一路躲过追捕，逢凶化吉，确有运气的成分。

《南通传》连载 第十章 文山渡海：文天祥的江海遗篇

濠滨射虎

南通谜人作品评析（五十六）

“匹夫犹耿国非国，百世以为公可公”

（网络同义词二）赞、顶

作谜：朱建铭 评析：陈斌

本谜面为张謇题曹公祠联语，曹公即曹顶，为明代抗倭民族英雄，据史载：余西场亭户曹大宾庄客，生儿发旋三顶，遂名“顶”。1921年张謇为重修的曹公祠题此联，上联“国非国”，即国将不国的意思，曹顶虽为一介匹夫，在面对外敌入侵时，勇敢地站了出来率众抵抗，下联“公可公”，表曹顶此人可尊为“公”，为百世所传颂。

谜面为写曹顶之联语，按会意法直接扣出谜底“赞、顶”，即称赞曹顶。而作为网络词的“赞、顶”为赞同、喜爱、欣赏、支持之意，谜底“顶”由动词变成名词，扣谜面，底面呼应贴切、顺理成章，如此佳作，自然也值得我们赞与顶。

细赏此谜，除成谜技法自然通顺、雅俗兼具之外，其浓厚的南通元素，亦是一大亮点。张謇是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他创造性地经营南通城市建设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由此南通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谜面所赞者曹顶，原是明代嘉靖年间余西场盐民，应募御倭，屡立战功，后在追击倭寇时，因天雨泥淖，马蹶壕堑而遇难。旧通州诸志为曹顶立传于“忠义”类，称：“州人称顶为长城，闻其死无不痛泣者。”此谜相关两位本地历史名人，一为实业大家，一为民族英雄，两者在通城可谓家喻户晓，深受百姓崇敬，更赢得世人无数“赞”与“顶”。

（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



如皋市人才办 协办

“桥见”乡思

□卢勇

我生于如皋乡。老家周遭本没有桥，先是治沙，挖河建渠，最后造了桥。老家曾是治沙战场，但我生得晚些，并无治沙的直接感受，儿时常听父亲聊起治沙的艰苦和自豪。家乡留给我的记忆，是大人们一个个厚宽朴实、吃苦耐劳的身影，是日渐四通八达的河流沟渠以及水上大大小小的桥。正是父辈们用青春战高沙，用年华挖沟渠，用热血筑路桥，才有了我们儿时的美好。这些记忆，如今都幻化为我心头一座不朽的“桥”，桥的一头是故园，另一头是思念家乡的我。

刚记事起，我就知道旧居东头有条拉马河，旧居南头的卢庄河正在开挖。时值隆冬，天不亮，我们总是在酣睡中被工地上一阵一阵的号子声唤醒；晚间，我倚在门框上，遥望南边工地上灯火通明，挖河的号子声响彻云霄，幼小的心灵感到震撼。无论挖河造桥，父亲都是主心骨之一，总是冲在最前面。挖卢庄河的时候，我经常看到父亲作为挖河指挥，在凌厉寒风中奔波忙碌；建桥时，经常见他架着那台神奇的仪器丈量定准，或者对着图纸苦苦钻研，他甚至经常自己设计图纸。父亲成天忙里忙外，平时很难见到他的影子。即使能看到他骑着那辆标志性的自行车从门前经过，也只是一晃眼就过去了。

把卢庄河挖好，我们家又在河边建起了瓦房。旧居是三间草屋，四面漏风，屋顶漏雨，早就在风雨中飘摇欲倒。卧室南墙曾在一个夏日风雨中咣当一声倒下，把幼时的我们吓得哇哇大哭。所以住上瓦房，是我们心底的向往。但不知怎么回事，新房盖了很久很久，似乎盖了一年多？其间还发生过柱子倒下砸伤五祖父脚趾的事故。后来知道，盖房不仅要有速度，关键还要有钱。关于这段往事，父亲没少感叹，建那六间瓦房，真的吃尽了苦头。自己穷，亲戚朋友也都穷，到处借不到钱。

后来勉强盖好房子，全家搬过去，日子稍稍好了点。此后的每一个早晨，父亲正吃早饭，我正睡眼惺忪地起床。忽然看到父亲把碗筷一放，猛地一站，兴奋得喊起来：呱呱，有指望了！后来知道，那个早晨，广播里传来全国恢复高考制度的好消息。父亲常回忆起那一刻，说他那天感动得不得了，甚至掉了泪。日后父亲也将哥哥和我送进大学……

卢庄河把村庄一隔两断，所以河挖好后就是造桥。桥址距我家区区百米，建桥队就在屋后搭了工棚。彼时我最喜欢跑到工棚去玩。我跟那里的叔叔婶婶玩纸牌、下象棋，还能跟他们去建桥工地上玩耍，最主要的是能等来好吃的。叔叔婶婶们经常从缝隙里挤出来一点，偷偷把香喷喷的大米饭、油光发亮的红烧肉给我盛上。这辈子最好的白米饭和红烧肉，都是在那个工棚里吃到的。那间工棚，是我感知幸福和快乐的桥。

也就在造桥前后，正逢改革开放，农村开始了土地承包责任制。我家姊妹多，下面仨年纪小，父亲成天忙得不着家。母亲身块小、体弱多病，屋前屋后、承包地、猪圈、鸡窝、灶台，孩子们的点点滴滴，妈妈能应付下来就非常不易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睡觉时，妈妈点着煤油灯，在棉朵儿堆（提前把棉朵儿摘下收回家）上，一边打呵欠一边摘棉花，早上醒来看到妈妈还在棉朵儿堆上忙碌。为了支撑家务，勤劳的妈妈那个时候睡眠极少，体力严重透支。到了农忙，妈妈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即使父亲放下手工作、姐姐回来帮忙（彼时姐姐刚出嫁），还是来不及抢收抢种。这个时候，左邻右舍的伯伯叔叔、大妈婶婶，都起早贪黑过来帮厨，有的在我家好几天连轴转，等到把我家忙活好了才安心回家。那个时候，所有的这些帮厨既没有“工分”，也没有报酬。现在想想，我的乡邻们多淳朴啊，正是他们无私的援手，他们在我家困难时的雪中送炭，搭建了我们通向未来温暖的、友善的、亲情的桥。这段真情，终生难忘。

从村头到村外，从家乡到异乡，从国内到国外，从幼时旧居旁水渠上三步两步走过的无名小桥，到村头的卢庄桥、蒋岱桥，到后来高中学校旁边的红旗桥，再到都市里闪烁着霓虹灯的立交桥，跨越大江大河的铁索桥、斜拉桥，人生的桥越走越多，越走越长。但很多的桥，走过就走过了；唯有村庄的桥，家乡的桥，如今梦中的桥，它们虽或窄或宽，或破旧，或有名，但我心存感激，心存眷念，心存骄傲。那些桥，父亲造，乡亲造；那些桥，承载梦想，托举成长，带来希望；那些桥，走过懵懂，穿越岁月，放飞梦想；那些桥，跨越贫寒走向富裕，连通过去和现在，也将连接未来。

作者简介：卢勇，现职二级教授。江苏省社科联、江苏省科协等省级研究基地负责人、江苏省委教育工委民营经济同

雨丝风片

从师友间得来（外一篇）

□杨谔

拙展座谈会上，众师友纵论吾之诗书画印所从来，我插言道：“我不如众位学历丰富，曾于高校少则数载多则十数载，得众多名师指导，系统研习。我之所学，实以与众师友闲谈见闻中得来甚多。他人之识见心得，我闻见后即加以尝试实践，适者存之，不合者去之，中有可取者改造之。”这种学习方法，他人视之为碎片化，实最灵活实用，正所谓“留心处处皆学问”。我有一友，精于篆刻，每于他处见佳印，辄钩摹归去。白石老人曾自述，他两次选择钩摹《二金蝶堂印谱》。于学画亦如此，他曾钩摹过大山人画的“鸭子”，背临过旅途中所见店壁上的“山水”。与王森然论艺时言：平生所学，不全从古书中来，也有从朋友及学生中得来。

白石老人说自己学别人，不是模仿，是为了学习人家的笔墨精神，并不在乎外形像与不像。他是一个靠市场养活的画家，作为商品，有些题材难免要一画再画，从他留有小稿以备日后再画的做法看，他学他人之画，笔墨精神之外，不可能不考虑到图像形式与画法。他在《题〈一童一叟〉画稿》中说：“丁巳客汉上，有瓷瓶卖者，余见其雕瓷甚有天趣，因戏钩其稿，将付儿辈，他日为有用本也。”或可视为“自供”。仔细回想，我“从师友间得来”的做法，与白石老人稍异，无论书法篆刻还是绘画，于我都属“业余”，并不赖此养活自己。我向师友学习，多取他们的理念、识见，创作时尽量避免与他人在“纹样”上接近或相同。

大笔更能得精神

齐白石搁大叶加工笔昆虫的画作历来大受世人喜爱和藏家追捧，据说如此“搭配”的最初出发点是为了画作好卖，价格也可以相应高些。白石老人是如何看待粗笔画法（大写意）与细笔画法（工笔）的呢？他曾对胡橐说，粗笔大写意，形神极工，是很不容易的事。也就是说，他认为大写意的难度远远高于工笔。他在八十岁前后论画贝叶时说：“一般人都喜爱工笔贝叶，他们不知道大笔的贝叶才更能得到贝叶的真精神，生长树上的贝叶哪能把纹样的叶筋看得清楚呢？”

齐白石的大写意少见生龙活虎，一般都是悠悠然、慢条斯理的生动。即使画的是鹰、蝴蝶、游鱼、垂柳都是如此。唯有画虾，尤其是群虾，方见争斗上游的场面，生趣盎然。老人在心里是极希望自己也能像徐青藤、八大山人、石涛和尚那样纵横涂抹皆成画的，他不止一次说自己甘愿做诸位门下的走狗，诸君不纳，饿而不去，亦快事也。但在实际创作中，他却始终未能作切实的尝试和改变。原因种种，市场因素当为重要的一条。

在艺术上，关于白石老人更看重粗笔写意这一点，我们还可以找出一个旁证，那就是他的篆刻。齐白石的篆刻被尊为齐派，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的印风纵横捭阖，大刀阔斧，有屠龙斩蛟手段。在白石的印谱中，未见有纤秀一路极工稳的印。明代印人文彭，为文人印祖师爷之一，印甚工丽，从者如云，白石却批评说：“似文三桥，七八岁小孩皆能削得出来，偶尔一刻可矣。”不屑之情显见。老人在批《祥止印草》时对工巧之印的批评直接明白：“不知祥止者但曰：‘白石祥止之不能刊细朱文字’，知祥止者但曰：‘祥止之工刻’。时有工划夸者，羞杀也。”

尽管白石的画今天仍大受追捧，且不断刷新拍卖纪录，但若与他的篆刻和书法相比，以所达到的艺术高度论，当以印为第一，书法第二，画则居末。



糟味古风醉吾乡

□陆汉洲

启东人好客。远方的客人来访启东，启东人无不倾其所有，热情相待，将最拿得出手、撑得起台面的启东特色美味佳肴，奉献给八方宾朋。

地处长三角的启东，滨海临海，富有地域特色的美味佳肴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糟菜，便是其中一道点击率高、颇受客人追捧的启东特色菜。它鲜香味美、色泽诱人，吃了还想吃——恍若“舌尖上舞动”的一颗明星。

糟味的渊源与南北方的酿酒史，曾有颇多争议。一说“糟味为江浙专利”，其印象与江南深入人心的酿酒文化不无关系。然而，明代李自珍《本草纲目》载有“烧酒非古法，自元时创始”。这里所指烧酒即白酒。白酒制作靠蒸馏法，而在用此法制酒之前，则是北方黄酒的天下。由此推定，以酒与糟味为主要调味调制的糟味，并非没有始于北方的可能。不管糟味的源头在哪里，它的传播力已俨然跨越南北。随着时代变迁，依照不同地域文化，千百年来，糟味已在灿烂的中华文明史上演绎出了各种地域文化特色的千滋百味。

鲁菜、川菜、闽菜、粤菜、江浙菜等菜系中的糟味各具特色，无一不是糟味世界的翘楚。而启东糟味，在江浙菜系中则占有席之地，为沙地风味中的的一大亮点。

糟，它的第一释义就是做酒剩下的渣子，通常称酒糟。它亦有些别称，如红酒、酒糟、柏、甜酒，有许多地方直接称它为酒糟。陕西人称其为醪糟，过了秦岭，又称它为米酒或甜酒。醪的酉字旁代表酒。中国第一部分析汉字的《说文解字》中提到：醪，汁滓酒也。表明醪糟的制作工艺和它的由来，那是从酿酒中来的。

吃糟，系先秦遗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源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最早记载于两千多年前的《楚辞》。《楚辞·渔父》：“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南宋以后吃糟之风大兴，都城临安有卖糟酒的，便涵养构成了既有江海文化、江南吴越文化特征，又有其独特地域特色的厚重的沙地文化。

在没有现代冷冻设备的年代里，启东吕四一带渔民保存鱼货最原始的方法或腌制或风干。而将风干后的鱼货辅之以酒糟，便成就了别有一番风味、令人百吃不厌的糟味佳肴。

传说中的吕洞宾好酒，不忌鱼肉。他每次来吕四，就着糟黄花郎、糟带鱼、糟海龙、糟鲳片、糟虾等美味佳肴，总是喝得烂醉如泥。吕洞宾喜欢喝产自其家乡山西芮城的堆花酒（后人称洞宾酒），吕四没有堆花酒，他并没有感到有啥委屈。当他一踏上吕四的土地，就喜欢上

了吕四人自酿的米酒。每当酒后醒来，他便又喊店家：拿酒来，但凡有糟味的鱼虾全给我上来。好一个吕仙，仿佛吕四糟味，是他下酒菜的最爱。吕洞宾先后四至吕四，或许就是冲着让他酒兴大发的那道糟味而来。吕四原名鹤城，因了吕仙的四次光临，方才有了今日沾点仙气的吕四之名。

吕洞宾喜欢吕四糟味的传说，深藏于吕四民间。它与吕四一带渔民自制糟味早已蔚成风气不无关系。甲辰龙年初夏的一天，笔者在吕四港镇石堤村与糟味制作“老把式”蒋炳